

袁 鷹 著



西子湖头有我师

散文随笔集

国亡家破欲何之
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
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
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
怒涛岂必属鸱夷



西子湖头有我师

国亡家破歎何之

袁鷹 著

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

乾坤半壁岳家祠

慚将赤手分三席

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重来东浙路

忠涛岂必属鸥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子湖头有我师/袁鹰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80758-076-8

I. 西... II. 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1951号

西子湖头有我师

袁 鹰 著

责任编辑	钱登科
装帧设计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曙光路133号 邮编: 310007 电话: 0571-87997719)
排 版	杭州万方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浙大同济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mm × 1168 mm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51 千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7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80758-076-8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40	"有谢陶亭大德诗"	
70	韵其兄《其二陈西》	
17	茅湖山玉壁	
15	民日歌山	
青山白铁之间		1
杭师附小——七十年前的母校		11
西湖畔遭逢抗日烽烟		19
雄秀甲天下的大学校园梦		31
西子湖头有我师		37
湖滨小札		42
冷泉亭的冷和热		42
柳浪闻莺		46
萧山杨梅		49
浣纱路		51
立马吴山		54
净慈何处寻		57
西泠冷落		59
龙井茶		62

目 录

“杭州太守例能诗”	64
《西湖二集》及其他	67
望江山随笔	71
山居日月	71
绿荫深处	74
蝴蝶和蛇	76
落红满径	79
三到轩亭口	82
烟雨富春江	
——兼吊郁曼陀、郁达夫两烈士	91
湖州八记	96
一路繁花	96
水晶宫里	98
笑谈“象、牛、狗”	101

万人大镇	104
鸬鹚溪上藏书楼	107
废园春讯	110
“湖丝阿姐”的故乡	113
“人生只合在湖州”	115
文化巨人风范长存	
——记胡愈老二三事	119
风雨重阳说夏公	128
钱塘江记得他，江河湖海记得他	
——送夏公南归	134
“湖畔诗人”西湖老	
——记老诗人汪静之	142
光明行：寄到西湖的哀思	
——记林淡秋	159

雪夜祭徐迟：你会回南浔故里吗？	170
重到上虞怀金近	180
寻找一位恩师	183
杏花春雨孩儿巷	
——怀于冠西	188
天目秋风怀蔡涉	192
春草池塘盼远人消息	
——记温州籍台湾女作家琦君	199
送郁风魂返富春江	207
长在我侬心子里	212
沈园思絮：寻找八百年前的诗魂	216
小跋	227

青山白铁之间

重到西湖，已是清除“四害”近五年之后了。

近年来，每次听到西湖名胜修复整新的消息，我都为之神往。我的童年是在杭州度过的，四十多年来，西湖的红荷翠柳、潭影波光，时时在梦中摇曳。十年动乱，神州大地处处遭殃，遑论那些园林祠庙，自然逃不脱“史无前例”的浩劫。但我对修复三潭印月的一段栏杆，整新柳浪闻莺的一座茅亭，都没有太注意。到杭州，我第一个想去看的是岳飞墓。

我这回是陪几位外宾到西湖来的。在来杭州的旅途中，他们不止一次提到岳飞墓，特别探询它的消息。朋友们的殷勤关切，使我黯然好久。十多年前，我不止一次听说起西湖边“破四旧”的惨景。当时的确很不理解，难道无产阶级不要文化、不要历史，也不要祖先、不要国家民族？好山好水，供劳动人民游憩，地主资本家的庄园别墅，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有什么不好呢？至于岳飞墓、于谦墓、秋瑾墓这些凝聚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丹心碧血、教育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历史文物，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必欲砸烂而后快？！1972年，我曾经同一位同志在杭州小住数

日，虽是阳春三月，然而满目萧疏，游兴顿减。走到岳坟，庙门上高悬“阶级教育陈列馆”横幅。我们并非不想接受阶级教育，但岳飞墓这样的爱国主义的古迹，同阶级教育有什么矛盾呢？然而那时，岳飞墓早被平毁。坟前四个铁像在游人唾骂声中跪了几百年，做梦也没有想到20世纪60年代忽然得蒙“解脱”，不知在何方逍遥。既如此，又何必进去？我们只好在庙门口摇头嗟叹一番，就走进饭馆吃西湖醋鱼去了。

如今劫后重来，修复后的岳王庙显得更加巍峨辉煌，气象万千。它同岳飞一样，也是被诬陷、遭摧残的冤案一件，在平反冤狱以后，以崭新的风貌重又屹立在栖霞岭下、西湖之滨，继续散播千秋凛然的正气、万古不灭的光辉。

岳王庙大门口新立一块碑石，上镌《重修岳飞墓记》，文字很短，分量却很重：

南宋岳飞墓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六六年秋被毁。一九七九年重新修复。历时一年，花费人力五万六千工，人民币四十万元。

下署“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七月”字样。这五十九个字，用春秋笔法，记下岳飞墓的沧桑，字字严于斧钺，既将毁坏者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又告诫后世子孙再也不要干这种蠢事。

岳王庙内外，岳飞墓四周，挤满了络绎不绝的人群，多数是



青年人，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旅游者和归国观光的华侨。青年人唧唧喳喳，谈笑风生，但来到岳飞塑像前，都顿时安静下来。重新塑造的岳飞坐像，头戴嵌金帅盔，身穿紫色战袍，右手握拳，左手按剑，威武肃穆，眉宇间流露着悲愤难已的神色。虽然高达四米半，仍然比原来那座白面长须的神像使人感到亲切。应该感谢浙江美术学院几位专家，他们将这位武穆王从神还原为人——一位志吞胡虏的三军统帅，一位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

人们环拥在岳飞像前，默默地凝望着他，凝望着坐像上面那块“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横匾。不少青年人细心地抄录悬满正殿的楹联。一位衣着时髦的小伙子，在吃力地抄一副长联，可能不大懂得对联的意思，也不知如何断句，因而断断续续地边念边写，但他抄得极为认真，一丝不苟，有人站到旁边，也没有发觉。从这些青年人身上，我想起我的童年。

四十多年前，像我这样的高小学生，并不懂得领略湖光山色，对六桥烟柳也无太多的依恋。读唐宋诗词，白居易的“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老实说，我们并不大能理会老先生的心情。苏东坡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被认为描绘西湖名句的，我们也只是在语文老师的讲解下，佩服他比喻得美妙贴切而已。在西湖那么多名胜古迹中，最能拨动少年人心弦，引起阵阵遐思的，却是岳飞、于谦、张苍水、秋瑾这些人的坟墓祠碑。外地人第一次到杭州来，没有一个不去岳坟的，就如随园

老人袁枚所写：“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袁枚本人就是杭州人，他有实地感受。于谦虽也是位忠臣名将，有同岳飞类似的遭际，但名气毕竟不如岳飞大，墓地比较偏僻，荒凉冷落，也不及岳王庙雄壮巍峨。而岳王庙，连同墓里埋葬的两位英雄父子，坟前长跪着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张俊、万俟卨四个铁铸奸贼，还有当年风波亭畔的精忠柏，一百多块碑刻，随处可见的楹联，构成完整、丰富的大课堂。在这里，忠与奸、是与非、美与丑、白与黑、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对比得那么强烈、鲜明、深刻，对青少年来说，这无声的教育，要比多少课本、讲演、文章更能起震撼人心、铭刻肺腑的作用。多少年来，我对岳王庙的许多碑记、诗词、楹联都记不清，唯独坟前一副名联，如同刀刻似的嵌在心头：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铁无辜铸佞臣。

我在西湖边长大的那几年，正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救亡的号角震响神州的年代。强寇侵袭，国土沦丧。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内“围剿”工农红军，镇压人民，对外屈辱退让，卖国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类消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杭州，都被严密封锁。我们这些中小学生当然更是茫然。但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蚕食秋海棠叶，是感到愤慨的。挽救危亡、

同仇敌忾的情绪，时时弥漫在心头。因而每次到岳王庙，从偏安的南渡君臣，就会联想到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从英勇杀敌的岳家军，就会联想到绥远前线的抗日将士。那时候，唱歌最爱唱《满江红》，一声“怒发冲冠……”顿时涌起一股壮烈悲愤的心潮；那时候，劳作课上做竹木工，总爱摹仿岳飞手迹，刻“还我河山”四个字；那时候，到岳飞墓前，总要往那四个铁人身上吐几口唾沫，好像跪在那里的不是秦桧一伙，而是亲日媚敌的汉奸。正是在一次次岳王庙的瞻仰中，使得幼稚的心灵开始明白什么是精忠报国，什么是卖国求荣，什么是忠良，什么是奸佞，开始懂得忠良志士尽管蒙冤遭害，但他千古留芳，受到后世亿万黎民景仰和崇敬，奸雄逆贼尽管可以权倾朝野，为所欲为，但他终究要遗臭万年，受到一代代人唾骂。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孤山露营，为一件小事发生争吵，大家责怪一个姓秦的同学调皮撒谎，他不服，反唇相讥。争持不下时，我们中有人忽然说：“你本来就是秦桧的后代！”这句一时气急的骂人话，十分灵验，一阵哄笑中，那个同学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口，竟像真的被七百年前秦桧的阴影罩住了。露营结束回城后，他第二天早晨一走进教室，就急忙大声申辩：“我不是秦桧的后代！昨天我回家问爸爸了，他说我们老家是福建！”其实大家早把那句玩笑话忘得干干净净，这一申辩自然又引起一阵哄笑，而他却十分严肃认真，好像事关一生名誉，非得弄清不可。不是明朝有个在杭州当官的秦某人写过一副对联

吗？“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这是真的。姓秦的自然很多，但名桧的确实罕见。社会舆论威力之大，群众心理影响之深，有如此者。

眼前那些用心抄录楹联的青年人，对南宋以后直到抗日战争的许多史实也许不甚了然，也不会有中老年人那样的感受，但是又何必苛求于他们呢？我宁愿相信：岳王庙里这新塑的岳飞像，这埋葬忠骨的坟墓，这跪了几百年的铁像，这长青的柏树，这洋洋洒洒的诗文联语，处处都能激发新一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绪。青山白铁之间，定能继续萌发出振兴中华的壮志豪情，将我们五千年民族的凛然正气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人们经历了十年风霜血火的洗劫，对忠奸真伪的辨识，对是非正邪的爱憎，对历史人物功过的探索，会比前人更敏锐、更周全、更深刻。

从墓园出来，到了碑廊。两边廊壁上，嵌着一百多块石碑。北廊有岳飞《出师表》、《满江红》和奏稿书札的手迹，南廊则是后人凭吊的诗文。此时，一位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模样很像中学语文教师，正在指指点点，用浓重的绍兴口音向周围的一群青年人讲解第一块碑石上的诗句，那是文徵明的《满江红》。

我们民族林林总总的诗史中，有个极其宝贵的传统：凡是异族欺凌、政事腐败、人民颠沛流离的年代，便出现许多杰出的诗篇。诗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人民的代言人。风波亭冤狱，在几百年间激起千千万万人的愤懑，诗人文士有动乎中，写成诗句，无不戟指痛骂秦桧一伙祸国权奸。刻上碑石的，只不过



是沧海一粟。与岳飞同时代或稍后些的，如陆游写“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胡铨写“堪悯临淄功未就，不知钟室事何缘”，虽然将斥责的矛头指向偏安江左的小朝廷，但都只能隐约其词，不敢直抒胸臆。过了两三百年的明朝的邱浚，就能尖锐地指出：

忠勋翻见遭杀戮，

胡人未必能亡秦，

呜呼，

臣飞死，臣俊喜，

臣浚无言臣忠靡，

桧书夜报四太子，

臣构再拜从此始。

忠臣见戮，奸臣高兴，主战派将领束手无策，以赵构为首的南宋政权从此向女真贵族俯首屈膝。这是对冤狱造成的严重后果所兴起的感慨。但是，从剖析这件冤案的前因后果看，几百年来，仍以文徵明这首《满江红》最为精辟。无怪那位语文教师慷慨激昂地边吟边讲，听的人也都聚精会神。

……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

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文徵明是明朝中期人，上距风波狱已有四百余年，所以能

排除历史固见，不带感情因素，一针见血地指出冤案的实质：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
此身何属？

语文老师以铿锵的声调念完这几句，然后作了细致的分析：

“你们看，这里一句紧一句，一步逼一步，义正词严，就如同指着宋高宗的鼻子，责问他为什么不恢复中原，直捣黄龙府，迎还徽钦二帝？究竟为什么呢？说穿了，就是宋高宗赵构自己想保住皇帝宝座，宁可偏安。三句话，就把宋高宗不顾中原黎民百姓，也不顾他的父亲和哥哥被俘受辱的丑恶灵魂，一层一层地剥开来，展露在世人眼前。秦桧是摸透了宋高宗心思，才敢于对岳飞下毒手的。”

那群青年人听得入神，不住发出轻轻的“哦，哦”声。

这时，老师提高声调，念完最后一句：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一声断喝，直如石破天惊，十一个字，把整个冤案的缘由点得深刻明白。青年人一起向老师点点头，表示感谢，也表示理解了这首词。

一个女孩子用上海话说了一句：“咳，这么讲，跪在坟前的那三男一女‘四人帮’，其实还算不得是主犯。”

同她一起的两个青年表示同意。一个说应该让赵构也跪到坟



前来，另一个调侃地答了腔：“那不行，五个人就摆勿平了。”

“不，”女孩子反驳说，“不加上他，才真的摆勿平哩！”

我站在一边，静听语文老师的讲解和青年人的自由评说，心绪难平。四十多年前，我在岳王庙接受些精忠报国的教育，懂得些忠奸之别，却未必读懂这首词；即使懂了，也未必能发出如此一针见血的议论，真个是：“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即此一端，也该承认新一代的见解大有胜过前人处。因而，自然地又想起刚才在正殿里遇到的那位抄录楹联的青年人吃力而认真的面影。他抄的是老诗人、老书法家赵朴初为重修岳王庙新撰写的一副长联，如果加上标点，就是：

观瞻气象耀民魂，喜今朝祠宇重开，老柏千寻抬望眼；
收拾山河酬壮志，看此日神州奋起，新程万里驾长车。

我带着欢悦的心情走出岳王庙山门，信步走回住所，一路细细品味这副长联。岳王庙“祠宇重开”，正当全民奋起、国家中兴之际，它继往开来，激励着今天亿万志士们“驾长车”迈上新的万里征程，这是使人高兴的。于谦墓和张苍水祠都在南山，此次未能寻访，不知近况如何？但在岳飞墓之东，苏堤跨虹桥头林荫下，原来有秋瑾墓和为纪念她而建立的风雨亭，过去每次到此，想起她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慷慨就义的英雄事迹，吟咏着“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名句，总是低回不已。秋瑾生前同挚友徐自华相约，死后要“面对故国湖山，埋骨西泠”。她在绍兴遇害后，徐

自华冒险将故友忠骨移来西湖边安葬。不料，六十年后，同样毁于“林江之乱”。听杭州同志说，正在孤山西麓为鉴湖女侠重修陵墓，还要用汉白玉雕塑一座烈士像，让她笑看不再破碎的故国河山，让她同我们一起沐浴着大好春光。而且，在那青山白铁之间，又增添了一股正气。

1981年6月，杭州西泠桥畔

